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二十八回 林瀟湘邀玩春蘭月 賈喜鳳戲放仙蝶雲

話說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平兒等因賈政、王夫人心裡不自然，做小輩的千思百想沒法說開，姊妹們一起商議，寶釵笑道：「我們各樣也想到了，到底要尋著林丫頭，她的巧勁兒很多，咱們只激著她，她一定的有什麼法兒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她也巧極了，依我說倒不用激著她，她不吃這一箸。」

寶釵也笑著點點頭。大家就去問她。黛玉也猜著他們為這個來的，就笑道：「又來議事兒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林丫頭，咱們也不激著你，到底你還有個算計兒，若是這個上想不出方法來，也就不算林黛玉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好一個不激著，告訴你，算你激了出來便了。」

寶釵便坐下來問她。黛玉便道：「話是有句把中竅的話兒，單則是我只管上前也不像，這要用著寶姐姐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聽憑諸葛孔明點將便了。」

黛玉便道：「太太的話，老爺原也不能駁回他，老爺心裡頭只怕也有回味兒。老爺的話，太太也存著心，曲折講不出。咱們只就這上圓上來就完了。只說太太為的不見了久已查出來，原叫齊咱們三個上去說：『我一輩子惜穿惜戴，留一點子給環兒媳婦同蘭哥、芝哥媳婦，做個見面錢，不料的被他鬧殘了。要回老爺，打死了這個沒媽的孩子，心裡也實在地疼，只好提醒些兒罷了。』這麼著講，怕的老爺不回心？」當下眾人一齊歎服。寶釵道：「為什麼用我呢？」

黛玉道：「大嫂子也近討媳婦了，怎麼說！我呢，怕老爺疑我打算出來的話兒；寶姐姐，你那芝哥還小著，你就說著，哪裡算得給媳婦討見面錢。」眾人一齊說：「真個的賽過孔明瞭。」

真個寶釵遇了空閒，就依著她在賈政面前說了。賈政就只管點頭，一兩日間便不知不覺來親近王夫人。王夫人見賈政這樣，也就漸漸解釋，倒疑心誰人去說開了。悄悄去問寶釵，寶釵也不敢瞞，依直說了出來。王夫人樂得什麼似的。只道：「罷了，我的心坎兒都被林丫頭說穿了，咱們就同去瞧瞧她。」

王夫人、寶釵就一同至瀟湘館來，同黛玉說笑了半日，只把黛玉喜歡得什麼似的。過一天，寶釵將王夫人喜歡的緣故告訴黛玉，便笑道：「也便一當兩等，上頭也同你釋然，卻也不是我編出來的。」黛玉也感謝寶釵不已。寶釵道：「上頭既這麼個意思，咱們做兒女的，盡著博他們喜歡才好。你這幾日空閒，也上去得勤些。」

黛玉點點頭，真個跟了寶釵，約了眾姊妹不時上去，也玩玩牌兒，說說笑笑。王夫人便道：「為些不相干的事情，鬧過一冬，直到這個日子才覺得清淨淨的。你們大家也商議些玩兒的事情。」

黛玉便說：「太太，愛什麼玩兒？」李紈道：「猜定是不愛瞧戲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雖則這幾個女孩伶俐，實在的這個戲文也煩極了，就上了新戲也不愛瞧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咱們且商議定了，再回來復太太。」

眾人談了一會，就到寶釵處商議。原來是賈政吩咐過的，因為寶玉被僧道拐騙，故此僧道都不許到府。也為的馬道婆作怪，凡是三姑六婆不許上門。那鐵檻寺、散花寺、饅頭庵等處，雖則依了老太太時候的年例給他，這些內眷們，一概不許到庵觀寺廟去遊玩，只就大觀園裡憑她姊妹們玩兒。所以寶釵等商議，也只在園裡打算。大家商議起來，雅到種菊聯句，俗到割腥啖膾，連放風箏撲蝴蝶各色的玩兒都也玩過了，還剩下什麼來，若再重複起來，也沒有什麼情趣。探春道：「咱們不如大家鬥個巧，各人堆一盆小花園，也有樹石亭榭，大家聚起來瞧的哪一個好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真是寶玉的妹妹，手指頭天天弄泥，好孩子氣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各人選些列文出來，也分出各樣門類，合成一部書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是他們翰林衙門纂修的差使。咱們常替寶玉當差，還鬧這個？寶姐姐真個倒道學先生，太文了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我就派你獻一個不文不武的玩兒上來。說得不好，咱們大家批評她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依著我，趁這個正二月天氣，大家種些蘭花。」寶釵、探春、薛寶琴都說道：「真個倒有趣呢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林丫頭，你且說合個種蘭的好處來。」

黛玉道：「我還有句話，差不多我的生日也近了，你們大家也不替我做生日，就將這分子湊起來，辦這一件玩兒，連我的生日也就雅極了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咱們瞧她管帳的心機兒，處處打算，還說雅呢，好個能員派兒。」

黛玉道：「告訴你，從來說花朝生日的女命是極不好的。咱們而今自己先說破了，從來極不好的八字，總要出一個極好的人兒，所以做這個生日偏要比人家不同些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不同些，不過自己要算個國香便了。」黛玉就啐一啐道：「你便是個天下香。」黛玉這一句就說她是個鄉願的意思。寶釵笑道：「咱們瞧她嘴頭子。」眾人都笑起來。李紈笑道：「罷了，聽她說這蘭花的妙處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蘭花的妙處，你若不懂你也不盡著問。咱們而今先定見了種不種，果然種了，對著她講。」眾人齊聲說：「一定要種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我倒要講定了，也不許各人各種，也不許種在瀟湘館，要在一個公所。為什麼呢，偏這林丫頭千伶百俐，總要弄出頂好的壓人。上年紮燈就是了，咱們也不犯著大家來朝你。」李紈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就定一個地方。」

正說著，寶玉也來了，聽說種蘭，也喜歡的，就說：「在怡紅院種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是呢，倒來朝你呢。」史湘雲便道：「大凡蘭花的妙處，全要些風月。這清風明月又妙在臨水的軒廊。」寶琴道：「這麼看，一定在凹晶館。」眾人都說好。黛玉道：「是呢，真個的，蘭花在月亮底下，也就有了蘭韻。」

寶琴道：「不是這種花，也配不得這春天的月亮。秋月令人愁思，春月令人喜歡，照著春花，也嫌它太嬌豔了，不如淡淡的映著這個花。」史湘雲點點頭道：「也還有貞起下元的真意。」黛玉聽了，跟著點頭。寶釵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咱們的大觀園內玩兒到蘭花月亮，也算極盛的了。大嫂子，你便知道，祖宗時的精緻陳設，也都要換起來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個你倒也派得妥當，我就色色掉過便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連那字畫也換。」

黛玉道：「換換也好。你若是掛些蘭花畫兒，蘭花句兒，也小家子極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你瞧得我這樣，我便捨得出畫蘭，也捨不出畫月。從古名家，也只畫出月影一輪，也沒有畫出月色來呢。」

眾人都也發笑。從此，榮國府裡就千方百計種出些各色各樣的蘭花來。偏這件高雅的花卉，頂好的倒在各銀號字號，徽州朝奉、紹興算手處覓了來，有的說丈人阿伯要沒有拿去，有的說這種花出在我王老三手裡。寶釵只吩咐不許用五彩盆，只用宜興窯紫白二色，上等的另將那哥汝定窯盆栽著。盆面上五色鋪勻了山泥，又叫人將布竿收了好許多草頭曉露，勻勻的澆灌養著。為的蘭花喜風，不用玻璃罩，全用淡雅色紗罩罩著，就防了蜂蝶螞蟻。便有素蟲、蘭綠、蘭蟲、舌白、點丹、穎綠、心紫、翹斜芳、大中小荷花瓣、點、月英、菊青，同那些同心、並頭、並蒂的一總出名異品五百餘盆，一齊分著香幾香架及各色檀梓梨楠高腳架子，擺列到凹晶館去。李紈要他月亮大，吩咐將七間卷蓬卸去，等蘭花過了再裝起來。為的蘭花愛著風，把四面屏窗一齊上了纏菊洋簾，望去只如輕煙一抹。那凹晶館裡的陳設，也二十分精緻。正中間放一張水雲擁腫的羊脂白玉床；兩旁邊，左首放一張波斯國瑪瑙榻，右首放一張西洋琉璃榻；上放著香梓紫檀油楠的炕桌，還是三藍繡花的靠枕、炕墊；冰梅紋紫檀的腳踏，一色素紫檀便椅、葵花紋

虎斑木便椅。東西套間內，不擺炕，單鋪了幾張軟腳床，掛著刷花香羅帳，預備著倦乏了過去躺躺的。那茗酒之器也全用古玩。又是正中間掛一幅趙鬆雪墨筆『蘭亭修禊圖』，一邊是黃子久『換鵝圖』橫披，一邊是王蒙『讀易圖』橫披，掛幾聯張伯雨集、鮮於伯機的對聯，真個色色精雅，總要讓這蘭花的香生出來，將爐鼎通去了。當時有許多揀下的蘭花，黛玉還添了無數，就親自瞧著，在凹晶館東首隔水的坡子上一道的栽滿，倒掘去了好些芙蓉根兒。寶玉只說道：「可惜。」

李紈也笑道：「裡邊這樣楚楚，那邊真個雜亂無章了，黛玉笑道：「你們誰懂得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懂，算有個蘭臺年年發花，供著你簪兒上帶帶便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算是這個便了。那坡子高起，正對著一帶欄杆，芙蓉開時十分好看。雖則前後的花芙蓉很多，可惜缺了這一帶。」寶玉嗟惜不已，便看著人去種這些芙蓉根兒，口裡也悄悄地埋怨道：「林妹妹，也替晴雯忌些兒好。」

這裡姊妹們玩兒這個，賈政、王夫人也走來瞧瞧。賈政喜他們玩得斯文，王夫人也說有趣。那花便漸漸的放起來。可了的過了二月初五六，天色陰陰起來，也毛毛的下了幾番細雨。雖則花情快活，卻是人意不歡。邢岫煙便笑李宮裁去得好卷簾。李綺便說：「瞧林姐姐求史真人叫個月亮出來。」

黛玉便笑說：「花朝的命兒不好，要這樣微風細雨才配呢。」

寶琴怕黛玉存了心，便道：「林姐姐瞧吧，到了天晴得久起來，沒有些雨絲兒，蘭花倒不樂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說得太巧。」李紈、寶釵道：「她真是個惜花人兒。」

誰知初十獻午，天就晴起來，到了十一那天，太陽微微烘起來。那些蘭花分外開得茂盛，香也香極了。王夫人以下都替黛玉予賀。寶玉也喜的跳出跳進。寶釵就與黛玉商議道：「這樣幽雅的玩兒，放不得俗人在裡面。咱們而今日裡頭，讓寶玉同姑夫們去賞玩，憑他們喝酒聽曲，只不許做戲文惱了蘭花。等他們散了，咱們只等月亮上來出去，也不吃什麼，只品些上好的茶葉泉水。」黛玉道：「很好。」

真個到了十二日早晨，黛玉便豔妝了出去，家廟裡拈香，拜了舅舅、舅太太，長幼上下都拜過了壽。宮裡仲妃也打發人送畫出來。這裡賈政、賈赦、璉兒、寶玉、蘭哥兒讓著曹、白、章、萬、杭氏兄弟、林、姜二位並程日興等門客，都到凹晶館賞花聽曲。直到日色平西，盡歡而散。王夫人、薛姨媽只同著邢夫人、尤氏、蓉兒媳婦在內堂瞧女樂。這裡大觀園姊妹史湘雲、香菱、寶釵、寶琴、李紈、李紋、李琦、探春、喜鸞、喜鳳、平兒、黛玉、寶玉、紫鵲、晴雯、鶯兒一十六人，各帶丫頭、老婆子，踏著月色，一群人都望凹晶館來。一路上穿著樹影花陰，也就可愛。大家瞧著身上，都像刺了墨繡花兒。那幾天天色驟晴，春光和暖，也著不住小毛衣服，只穿些棉紗棉縐衫兒。這夜的月色明亮得很，天上一點雲彩沒有，就如鋪了一片綠波。月亮旁邊有兩三顆明星，像著翡翠上嵌的珠子。將近凹晶館，就有一陣陣蘭花香韻飄過來。薛寶琴、寶玉走得快，先走近了凹晶館的西首欄杆，寶琴就拍手笑道：「妙極了，下了大雪了。」隨後眾人走來都說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，月亮要跌下來了。」

寶玉便走到台基中間亂舞，又叫道：「咱們快走，到月心子裡來。」眾人真個的依著他。黛玉笑道：「大家瞧琴妹妹好標緻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這月亮地下，憑你小戶人家村莊裡的女孩子，大凡眉清目秀的總瞧得好，不要說咱們家這個琴妹妹。從前老太太也只見她在雪地裡，沒見她在這月亮下。」寶琴笑道：「大家也瞧林姐姐愛不愛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也瞧你家寶姐姐，愛不愛？」大家說笑，把個寶玉樂得什麼似的，只說道：「為的你們不愛擦粉，替你們擦這月亮粉便了，大家瞧瞧勻不勻。」

李紈道：「來來來，瞧寶姐姐的金釵上一絲絲的金線，直射到月亮裡。」寶釵道：「誰不是這樣，就瞧你頭髮上，不是一圈佛頂光。」黛玉便指著樹林裡說道：「雕板子也沒有這樣清楚。」寶玉就仰著頭，將兩隻手上亂擦，腳下亂跳，道：「你就下來吧。」又走到石欄杆邊望著水裡，道：「你們瞧，它耀眼睛似的，一晃一晃引著我，怪不得李太白丟了性命要捉住它。」黛玉怕寶玉真個發呆，就拉他轉來，道：「咱們大家還是瞧蘭花去。」於是大家都走到蘭花架子邊，只見蘭葉上也亮得很。黛玉叫一概去了紗罩，細細地瞧。那些蘭花益發幽靜，也有全放的，半吐的，放一瓣像指著人的，也有蒂莖兒繞一圈兒往上的，都像要言語的意思，也有隱在叢裡像高人幽士在草蘆中獨坐的。那些花葉交加，總望得玲瓏剔透，映在地下也好學些筆法兒。寶玉道：「怎麼著費了多少心栽它，把些香韻都被月亮裡的蝦蟆精吸去了，就一些兒也不聞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不知，這個花可遠不可近的，大家跟我來。」就一齊到東窗邊坐下，只覺得欄杆外隔水的坡子上，一陣陣蘭香悠悠揚揚地送過來，眾人才服她前日的佈置。寶玉道：「這個香到底有些苦意。」寶釵道：「清得很。」寶琴道：「而今人很熱鬧的，就說這個人紅，也說紅極了。咱們想起來，凡是花卉十分紅的不很香，算有玫瑰花儿也惹俗，大凡清香的原有些苦味呢。」史湘雲道：「譬如月亮，紅了也不會明，清白兩字原是連的。」

黛玉道：「這是底子裡的緣故，倘若月亮遮了雲，也不明。所以謝三愛一個微雲點綴，倒被王道子說一個心地不淨，滓穢太清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這番議論，倒也是一個格物的見解。」

那時候月亮也直起來，眾人也喝了好些茶。再瞧那蘭花，又放開好些。忽見綠楊影裡簌簌的響，眾人駭了一跳，卻是焙茗、李瑤聽了寶玉的吩咐，抬了一座大千里鏡來，就將架子支起。寶玉說：「是祖宗時上陣用的寶貝，咱們且拿來瞧這個月兒。」又叫李瑤提了好些收香鳥，放在蘭臺上，收些蘭花香兒到各人房裡去。眾人真個的就著這千里鏡望月，盡著眼力瞧去。也不過瞧得大了好些，望上一塊塊山石影子似的。只有黛玉看得月亮分外親近，像是見些宮殿人影兒。問著史湘雲，也只笑笑不肯說。眾人也盡興了。內裡戲也完上來。王夫人叫人來催進去，只得大家轉來，寶琴道：「討人嫌的這個月亮，我快也快，我慢也慢，只跟著跑似的，不要惹我走轉去追著它。」眾人都笑說道：「好孩子氣。」

大家說說笑笑望王夫人那邊去。正將走到角門，只見琥珀過來說道：「太太說夜深了，上頭客人都散了，太太也坐不住醉得很，就待上床，叫姑娘們奶奶們通不要上去了。」眾人只得回到寶釵處坐了一會子，大家方才回去。到了第二日，黛玉早起謝壽畢，就走到李紈處來。方才坐定，只見素芳來說：「王大爺在外面。」黛玉就走出去，叫他進來，問他有什麼話。王元笑嘻嘻的打了一千，站起來笑道：「小的有一件物事，要來孝敬大姑娘。」黛玉問：「是什麼？」

王元笑道：「不瞞姑娘說，這一件物事從來沒有到京的，到了京也沒人敢吃他。」黛玉嚇了一嚇，道：「一定是什麼毒物了。」

王元笑道：「實在就是河豚魚。」黛玉笑道：「這個麼，我小時候也在南邊嘗過的，好是實在好，不過只是險些兒。」

王元笑道：「不妨事的。就是咱們家吳老朝奉在南邊來，竟拿一個大木桶，盛了江水活養著二三百尾帶進京來，竟有一百多尾是活的。小的為了年紀上了，也不敢試它。這吳老朝奉帶了會弄它的廚子進來，老朝奉就吃給小的瞧，小的也吃了。今日小的也蒸制了好些，大爺嘗著也說好得很，叫小的過來回大姑娘，大姑娘若不放心，小的拚著老命先嘗給大姑娘瞧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果然放心吃得，妙極的了，你就拿過來。」王元便即去了。李紈便走出來笑道：「好，這也妙絕了，咱們而今就拿它賞蘭花。」黛玉道：「很好。」就叫人請了眾姊妹同寶玉來。眾人到了，聽說這個，大家喜出非常。寶玉便道：「咱們快去吧。」

寶釵便道：「而今，我有一個議論在此，咱們從前，聚得熱鬧的時候，大家高興起過詩社。此調不彈久了，就前日你們做幾首青蓮花詩，也算不得。想起從前的詩社，惟有菊花社最盛，詩也多。恰好而今種了蘭花，古人說得好，春蘭秋菊各占一時之秀，咱們今日不可不作蘭花詩，也便請了鸞、鳳二位同香菱嫂嫂一齊入社，大家評評好不好？」寶玉先跳起來，道：「妙極。」眾人都說好。寶玉道：「索性我說合來吧。林妹妹從前焚的詩稿，我已經替她一齊默了出來，她這些時正在用功收拾，這件事益發打入她的拳路去了。」

李紈道：「寶妹妹的議論果然好，我還有一個省事而有趣的道理。比如從前是憶菊，而今就憶蘭，從前是訪菊，而今就訪蘭，一直排下去，也還他十二首，好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實在好。」

寶琴道：「好便好，蘭卻比菊難了好些。」探春道：「真個呢，這倒也是一句甘苦話呢。」李納笑道：「而今有河豚吃了，怕不作出兩句好詩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從前也吃過螃蟹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螃蟹配不上河豚呢。」眾人都大笑起來。當下寶玉便去能請了喜鸞、喜鳳、香菱過來，會齊了，一同到凹晶館去。那時候春陽近午，蘭花十分馥鬱。眾姊妹便次第的坐下。寶玉倒像個書房小子似的，出出進進，捧了端硯、古墨、湖筆、雪箋過來。先將十二個題目一排兒寫出。史湘雲道：「而今倒有一句話，有些新入社的沒有別號，各人且自己說合來。」喜鸞便說是「聞風逸士」，喜鳳便說是「碧桐靜友」，香菱便說是「映蓮仙客」，寶琴便說是「鬆下清僚」。這寶玉、黛玉、寶釵、探春各仍其舊。眾人公議，仍舊請李納為主司，評定甲乙。各人就去揀題。香雪便替王元上來請示，問幾時擺席。李納吩咐交卷就席。當下寶釵先去把第一個《憶蘭》勾了，題下注上一個「蘅」字。寶玉道：「又是她把第一個勾了。」黛玉便把《問蘭》、《供蘭》、《畫蘭》勾了。湘雲也把《蘭影》、《蘭夢》勾了。寶玉道：「這種搶法，差不多好的通揀完了，等我也挑一個。」

正說著，寶琴也來把《殘蘭》勾了，香菱也就把《訪蘭》勾了。寶玉隨即也勾了一個《詠蘭》，隨後喜鸞便勾了《種蘭》，喜鳳勾了《對蘭》。各在題下注了一字。這班閨閣裙釵，倒也筆如風雨，兩三盞茶時，也都完了。寶玉就叫香雪、碧漪揀一幅鵝黃衍波箋騰出來，各題下各注出別號。寫完了，送與李納，就從頭讀道：憶蘭蘅蕪君曾接梅花細細開，叢無香影費徘徊。行依芳草難忘去，夢到空山乍醒來。記我先春耕翠畹，溯他前度透蒼苔。羅裳被徑離披處，試請東風一早催。訪蘭映蓮仙客欲求幽品度層巒，枉遇樵人告雪寒。筇杖撥雪尋徑曲，筠筐行路見香難。悠■若與通靈悟，清■寧終僅古歡。應是嚴阿留絕代，儻傳消息慰盤桓。種蘭聞風逸士生即當門未忍鋤，移根好與惜清疏。想他藤徑含葩處，稱爾鬆根放箭初。泥屑細勻丹穎茁，水華輕灑綠翹舒。只須淨洗黃磁鬥，差配天寒倚竹居。對蘭碧桐靜友下玉階來喜見之，延俄正好挹清姿。自知性癖看無厭，任笑餘癡坐肯移。餐秀盡空前覲面，襲芳休悔後相思。猗猗忽使生慚愧，忘卻法緣爾許時。供蘭瀟湘仙子擬觀幽芳近愈遙，衡雲天上望迢迢。請登玉幾當湘賦，應坐紗籠抵楚騷。高見鶯黃含嫩舌，珍宜翡翠配芳苞。只將沿水陳清獻，欲讓生香鼎篆消。詠蘭怡紅公子詩意逢君伯阻深，遠藏岩谷孰追尋。含毫信否傳高致，選韻疑於配素心。品絕煙霞難吐屬，貌窮仙隱費沉吟。饒他長吉言幽露，啼眼徒憐病態侵。畫蘭瀟湘仙子春風筆底忽迴翔，落紙難披尚素芳。誰向繁中求靜趣，難從空處取真香。唇脂雅配含心淡，手釧生憎放葉長。儻寫靈根辭水墨，輕青嫩綠辨微茫。問蘭瀟湘仙子試向青客君子呼，獨尋芳畹竭區區。那將山意幽來絕？怎把春光淡到無？別去煙蘿寧不恨？伴些松竹可嫌迂？忘言應笑曉曉舌，許我同心調豈孤。簪蘭蘅蕪君露谷摘下最鮮新，在月梳旁點綴勻。恰向鬢雲窺靜女，恍於發鑿映佳人。翠羞顏色拈來淡，玉比精神琢未真。膏沐豔香添雅韻，只憐零落枕邊春。蘭影枕霞舊友汛汛驚看墨蔭稠，靜將釵股暗中偷。生花映紙青俱盡，折葉依牆粉細勾。身為繁風對搖漾，叢因紗月兩明幽。縱如色相具空處，自寫清姿韻致留。蘭夢枕霞舊友遙汀被處阻湘煙，春困欄邊亦可憐。情澹略因雲緒惹，神清因為月魂牽。都房旖旎鶯鶯覺，茂苑芊眠蝶蝶然。一勺寒泉發深醒，懶容低亞倍芳妍。殘蘭鬆下清僚檀心瘦甚古香留，漸有微黃暈瓣頭。一半春中情若怨，十分幽處態含愁。再思采采心何忍，尚見婷婷意似羞。為惜精神早加剪，盡堪芻佩繡囊收。李納正在反覆吟哦，眾姊妹大家稱獎起來，彼此各相推服。寶玉只說道：「你們都好到這樣，實在難於品評了。」

李納笑道：「題目呢卻比上次的菊花難些，詩卻好呢。我再從公批評出來：《問蘭》第一，《憶蘭》第二，《蘭影》第三，《畫蘭》第四，《供蘭》第五，《殘蘭》第六，又要推瀟湘仙子為魁了，真個的春蘭、秋菊都被她占去了。以下《訪蘭》、《種蘭》、《對蘭》、《簪蘭》、《蘭夢》不好了，末了《詠蘭》又是寶兄弟了。」寶玉也拍手歡喜道：「實在公極。」

李納道：「眾人以為何如？」黛玉只笑說：「當不起的。」

眾人都說：「確當得很。」

李納道：「這『行依芳草』『夢到空山』一聯難道不好？無奈她這『那將山意』、『怎把春光』二句又把蘭花問得無言可對了。底下那個『青俱盡』、『粉細勾』也實在沉著，雖有『唇脂』、『手釧』巧豔之句，不能讓她。那『供』字也烘托得妙，『殘』字也出神。往後好句尚多，算來都壓下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《對蘭》的『看無厭』、『坐肯移』也妙。」湘雲道：「就『稱爾鬆根』一句也出神。」黛玉道：「那《蘭影》、《蘭夢》尤妙，也是個見道之言。我從前見她這個枕霞的號，就知道她離塵超凡了。」當下，眾姊妹便重新的大家吟賞了一會，方才上席。都贊這個魚食，果然是一件尤物，大家都盡興吃了些，也吃了好些青果。李納忽然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記起來，你從前還我一首《螃蟹詩》，而今何不補出一首《河豚詩》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不過取笑罷。」就取筆寫道：江干異品數鮐，萬里風帆日下來。蘆葦掘殘潮雪上，楊花落遍浪雲開。應教橄欖堆千顆，詎惜盧醅瀉百杯。莫豔荔枝登北地，有誰攜此到燕台。黛玉笑道：「比從前《螃蟹詩》似乎像樣些。」李納道：「也好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同寶姐姐也照舊作一首。」黛玉道：「先請教寶姐姐吧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比他好得有限呢。」

寶釵隨即口占道：妙溯鮐楊子津，江南風味擅三春。常同半苦蘆芽薦，舊與回甘諫果陳。浴盡井華疑頓釋，調來姜露訝何因。世間毒甚河魚味，既飽歡娛未惜身。黛玉也口占道：蘆筍牙肥細網穿，喜看出清淵。群分燕尾方名辨，品汰魚食譜傳。融珀膏流雲液潤，凝脂乳滑雪花旋。漫嫌唐突西施甚，應別煙波過別船。寶玉說：「好極了。」李納笑道：「一個諷古，一個諷今，倒也工力相敵。」寶玉道：「林妹妹、寶姐姐，我到衙門裡去考都不怕，單單地怕定了你們這一班。怪不道你們代筆的，沒人考得過了。」說得眾人大笑起來。直說笑到下午方散。

這大觀園裡一眾姊妹們玩這些蘭花直到了二月盡邊，方才收拾過去，重新在凹晶館搭起那七間卷篷。到了三月初，環兒吉期也近了，黛玉不免到議事處同紫鵲、晴雯、鶯兒忙了好幾天，也教襲人幫著照應。王春人也時常問些親事零碎，也便各色齊全，只是賈政還惱環兒不許見面。虧得林良玉、姜景星拉了賈赦同來。再三勸釋，硬叫他上來。賈政還氣得要打，又是眾人再三勸開。從此賈環始敢上來請安，賈政也不問他什麼言語。到了吉期，只得將收了彩雲的話回明，賈政也沒法了。那邊王親家處也慕賈家的勢，費了數千金贈奩。到這吉期，一樣也唱戲受賀，請客人待新婦。仲妃也遣人送賀禮出來。

這賈環之妻王氏，小名順嫻，性情倒也溫良，只是面貌十分醜陋，麻臉大口，一雙白花眼睛，身軀偉岸包得下環哥兒。環兒甚不得意，只得將心腹托與彩雲。順嫻小家女子，談吐蠢俗。王夫人倒也諒她，只是排在李納、寶釵、黛玉之後，真個不配。又沒見世面，瞧見不識的物事，逐件要問。惹得老婆子小丫頭們暗地裡笑她，黛玉等背後常拿她做個笑話兒。王夫人打量著眾姊妹們都不入隊，尤怕黛玉瞧不起她，就悄悄地拉住黛玉說道：「不是這樣一個呢，人家也不肯給環兒。若是要教她費氣力，她也還自己知道分兒，安頓穩重，你只瞧她學到那裡，隨時提提她便了。」

黛玉知道王夫人的意思，也就一口答應。這順嫻也還懂得，就自己在房裡學些針指，不同他們玩兒。倒也跟著王夫人服侍，王夫人到薛姨媽家，也跟著走走。只有寶玉笑說道：生平慕的是女孩兒，原來也有這一個，還是做一個臭小子。」

漸漸的三月往後，牡丹開起來。各處的牡丹台遮了錦幔，掛了花鈴。賈政公事也清閒，就請王親家來會親。排日間開席請酒。北靖王、南安郡王知道了，也要攜樽過來。慌得賈政盛飾請了一天。兩班文武班輪流唱戲，直鬧到三更時分，方才席散。虧得牡丹還盛，才開到七八分。寶釵就說：「從前芍藥開時，虧得雲妹妹醉眠了，花片沒有辜負她。咱們在這牡丹花上，也覺得淡泊些。你看魏紫、姚黃開得那樣富麗，咱們雖不奉承它的富貴，也要體諒著春工的意思。」

史湘雲笑道：「我就醉了一場，惹你們牽扳到而今，這牡丹也不要賞了。你們不知道，前日鳳妹妹說，她有一件絕好的物事，等官客們不來，她就帶到牡丹花最熱鬧的地方來，玩給眾人瞧。我再三問她，她說還要等兩日才有。問她什麼物事，她不說。敢則我倒知道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誰還能瞞過你。到底是什麼玩兒？」湘雲道：「自然瞧見了再說才有趣。」

寶玉聽不得一聲，就趕過去催著喜鳳。好半日才回來，說是鳳妹妹古怪得很，斷不肯說，只說兩日後斷有的。到第三日，果真喜鳳同喜鸞過來。約了王夫人、眾姊妹、寶玉到錦香亭。便有丫頭拿了好些竹筐過來。喜鳳就叫逐筐子打開了，只見筐子裡飛出無

數蝴蝶來，也有芭蕉扇大的，也有碗大的，還有無數小的，也有五彩顏色各樣花紋，也有渾金色、渾黑色，真個璀璨陸離，飄飄漾漾，只在花台上盤旋往來。太陽耀著，那些牡丹花也就順著風兒顛搖搖的，引著這些蝶兒如雲錦一樣。寶玉哪曾瞧過，喜得了不得，只說：「誰也不許去拿它，留它在這裡養小蝴蝶呢。」

眾人問她哪裡來的，喜鸞才說是姜妹夫問一個廣東同年要來的羅浮仙蝶繭。王夫人也喜歡，就排開席來，大家吃過了。這裡正在喜歡，忽然說內閣有信，傳寶玉同良玉、景星。寶玉只得阻了興，冠帶而去。王夫人等不放心，就同眾姊妹來到上房裡來。下午寶玉回來，方知道派了纂修的書，每日五更便須趕進去辦事。王夫人等俱各歡喜，只有寶玉、黛玉心裡十分快快。隨後賈政回來，將寶玉勉勵教訓了好些語言，吩咐他：「不知道的便請教兩位姊夫，遇了前輩只管虛心，稟請一個教益，就不能在總裁面前見長，總要盡心竭力，刻刻認真。」

寶玉答應了是。又叫黛玉，每四鼓催他吃物事上車。黛玉口雖答應，幾乎落下淚來。寶玉就回到瀟湘館，同黛玉談了一夜，倒像個久別離家的光景，從此寶玉便日日進朝。這大觀園姊妹們也為的寶玉不在家，無心遊玩，不過彼此往來談論些書卷針指而已。直過了端午節後，誰想賈政、寶玉又派了隨駕出差。王夫人等心裡益發驚慌。這孩子長得這麼大了，從沒離過女人，便怎麼好。黛玉心裡益發驚慌，倒是寶釵走過來再三地勸黛玉道：「林妹妹，不要呆了，他整日間在我們隊裡混，等他出去歷練歷練才好。」

黛玉帶著哭低低地道：「我打算叫襲人跟他去。」寶釵大笑道：「林妹妹，你這個人說合這個話來，還虧告訴我，不然時天下人通笑死了。誰見隨駕的官兒帶著家眷走？襲人又會昭君出塞的騎牲口？你不要說了，臊死了。」黛玉揉眼道：「曹先生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未必肯。告訴你放心，現在跟著老爺走。」黛玉泣道：「身子熬不起些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遊方和尚也熬過了。」黛玉也無可奈何，只與寶玉兩個依依不捨。寶玉也泣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在老爺太太面前說我戀著你。」黛玉只管泣著點頭。到了起身之日，賈政就衙門裡一直長行，叫人催著寶玉。這裡黛玉、晴雯最是割捨不得，紫娟、鶯兒也只背地裡掩淚，獨有寶釵大方。王夫人也再三拉住了叮囑。賈璉再三來催。林之孝又傳賈政的言語來，說的在打尖的地方等著。寶玉只得出門，臨行還幾遍地含淚兒回望黛玉。黛玉就睡了好幾天不起身，惹得史湘雲來笑她，說她好個修仙學道的人兒。黛玉也不能駁回了。從此時常寄信，刻刻望寶玉回來。直到七月裡，父子兩人換班回來，合家大喜。寶玉請了太太的安，望過了寶釵，略略站一站說幾句，就奔到瀟湘館來。見了黛玉大笑道：「也有回來的日子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記得從前上學回來，也說這個。」寶玉大笑。從此一門聚樂，說不盡的快活。

一日，賈政下衙門回來，王夫人問道：「下午不出門去？」賈政道：「要在家裡候一位客人。」王夫人問：「是什麼客？」賈政道：「前日北靖王在朝裡，當面說起有一位南方先生，高明得很，姓張號梅隱，卜得好著，靈得了不得。性情也古板得很，不肯受謝儀，只是勸人為善。請他占卦的，他總要勸你，依著他行幾件善事兒，在神前立了誓，他方才替你占卜。他也並不募勸什麼財物去，只指著眼前地方上的好事情，叫你做一兩件。他也無室無家，孤雲野鶴，露宿風餐。你說這個人可敬不可敬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可曾見他？」賈政道：「為什麼沒有見過，濃眉鳳目，大鼻方口，長方面，一部長鬚，雪白的，有精神得很。穿件藍綢衣服兒，走一步真個地飄然有神仙之氣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請他占什麼卦？」賈政道：「占個家宅平安便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有一句話道沒有告訴第二人，這幾天瞧著林姑娘愛吃點了酸味兒，叫璉兒請王太醫去診脈，說影響兒也沒有。還是醫家平常呢，還是真個沒有信兒。你為什麼不請他占這一件？」賈政點頭說：「很是的。」坐談了一會，就有吳新登通報，張師爺進來，賈政便迎出。不知張梅隱卜卦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